



我的祖父和他的几位兄弟

□ 汪泰

我的祖父共兄弟六人,五位叔伯祖父,我一个都没见过。

对我们这个家族,我知之甚少。小时候,因父母在泰兴工作,我有几段零碎的时间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,那时,我的家在臭河边的汪家大巷,后门出去便是汪家大院和一座高大的建筑——汪氏祠堂。

我对我的祖父这一房有了一点了解,是从泰兴随母亲到高邮,且是在新巷口小学读六年级时才慢慢了解的(因为老要填表)。我知道了祖父的政治身份,他把汪家大院献给了国家,他是一位开明绅士,县政协委员。紧随其后的文革和插队十年,祖父的政治身份便成了我的政治阴影,把我紧紧地束缚在一张无形的网里。

改革开放后,随着政治条件的宽松,我的一位堂弟参了军,我知道,绑在身上的政治桎梏打破了,可我也早已错过许多机会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灌南的两位汪姓人来到高邮,几经周折找到我父亲,是为续修汪氏族谱之事。他们因在老谱中发现原族谱中有《起凤公迁高邮氏系图》,故特至高邮寻访汪氏。他们和我父亲见面后,商量了续修家谱的体例和细节,并由高邮汪氏着一人为续谱写序。父亲推荐由汪曾祺代表高邮汪氏作序,并介绍了汪曾祺。其时汪曾祺已名声大振,提起京剧《沙家浜》,无人不晓,多篇小说蜚声文坛。

趁着这股热度,我请父亲用文字记下他所知道的汪氏家族的情况。两年后,一套十册《汪氏族谱》问世。上面系统地展现了以汪华一支汪氏的变迁,清楚地展现了以起凤公(八十一世,至我们一代,已是八十九世)一支来高邮后的变迁。

祖父这辈是八十七世的人。我祖父行四(生于1896年),名嘉禾,字有谷(瞧这名字,充满农耕文明),我的父亲以文记之:“江苏第二农业学校毕业。毕业后自苏州随父母返乡高邮,曾在小学任教师,后任高邮蚕桑试验场场长,后任高邮电话公司经理(属商办股份公司),至抗日战争开始,从此一直闲居在家。至新中国成立,他以开明人士被高邮县政协接纳为高邮政协委员。文化大革命期间,政协停止活动,父亲于1975年底逝世。”

江苏第二农业学校在苏州。祖父的父亲汪恒(八十六世,我的曾祖父,也即汪曾祺、汪曾炜的曾祖父),字秉卿,光绪辛巳年恩贡,五品衔,曾任江苏元和县(属苏州)训导,及荆溪县(属苏州)训导。祖父随他父亲在苏州上学,毕业后又随之返乡。祖父在这所学校里学的什么专业,似乎觉得与蚕桑有关,一是在他回家乡后,曾在高邮蚕桑试验场任过职,

掸尘是过年的习俗,就是家里进行大扫除,不过这种大扫除与平日的清扫有所不同,是一次比较彻底、规模比较大的一次大扫除,要将整个屋子、家具、被褥等进行一次清洗。

掸尘一般选在小年前两天,最好是晴好的天气。当冬日的暖阳洒在农家小院,母亲一大早便会穿上围裙、套上护袖来启动掸尘这项浩大的工程。母亲是料理家务的能手,谁负责掸屋顶的蜘蛛网,谁负责擦窗户,谁负责打扫犄角旮旯,要注意什么,甚至要达到什么标准,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我和哥哥一般负责抹桌子、柜子和擦灯罩,房梁和窗户比较高,一般由父亲负责,母亲则负责拆洗被子,分好工,各自行动。

掸尘一般由高及低,先打扫室内屋顶和墙面,然后再擦窗户和清扫地面。父亲找来一根长竹竿,将扫帚绑在竹竿上,用来清理房梁上的蜘蛛网和墙上的灰尘。这把扫帚是年迈的爷爷用高粱穗编扎的,结实耐用。由于是老屋,再加上平时打扫得不彻底,一些角落被蜘蛛网安了家,父亲仔细地掸着房梁上的蜘蛛网。随着父亲有力的挥动,屋顶的灰尘簌簌而下,在阳光的照射下,如雪花般飞舞。

擦窗是一项颇费工夫的活儿。过去

二是家里的藏书中,有不少涉及蚕桑类,应该是当时的教材,为竖版线装本。祖父随父母返乡后,曾做过小学教师,具体什么时间什么学校,父亲的文字里未提及。翟荣明先生《汪曾祺家世补正二三事》提及“据州志载:民国三年,汪嘉勋的三弟汪嘉元,从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校毕业;同年,四弟汪嘉禾,从江苏省立农业学校毕业,民国七年起,先后任高邮蚕桑试验场副主任、主任。”州志是官方的档案,具有一定的权威性,当然旧式县志是明显带有那个年代那个阶级的政治色彩的,它所记载的褒与贬的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。

祖父的大哥汪嘉言(生于1853年,字文斋),生子汪乃生,乃生生三子,长子汪景琦,于浙江大学毕业,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电院研究员;次子景良于南京农学院毕业,曾任福建省农业厅副厅长;三子景文于山东大学毕业,曾任山西省太原机械学院副教授。

2018年11月,汪景良三女儿汪涛从福州来到高邮找汪家人,找至我家附近的一家小商店,老板把她带到我母亲家,我正在母亲处。她自报家门,说了一通,也未说清楚。我问她可知道汪曾祺这个人。汪涛说父亲在世时,她曾问过,父亲也说不清楚汪曾祺与他有什么关系(汪乃生与汪菊生为嫡堂兄弟)。我想起父亲写给我的文字,从手机翻出来给她看,终于清楚了祖辈、父辈们的关系。看到祖、父辈的名字,她高兴得跳起来,说找到了高邮的亲人。

祖父的二哥汪嘉勋(生于1863年,字铭甫),生三子,长子广生,二子长生,三子菊生。广生长子曾浚,毕业于湖南大学矿业系,曾任开滦煤矿总工程师;次子曾炜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,曾任沈阳军区医院副院长,心血管科主任,文职上将。

祖父的三哥嘉元,有一女。

祖父弟汪嘉庠,无后。据父亲文字说“嘉庠早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校(北京大学前身)”,但我查得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,而北京工业学校是指京师高等实业学堂。嘉庠究竟毕业于哪所学校,怕是说不清了。小时候听祖母说过这位“五爷”的话,说是五爷患急病去世时,家里接到聘书,每月大洋多少多少,家中人更是悲伤。

祖父弟汪嘉善(生于1900年),我的记忆中,他家的祖屋在汪家大院祠堂旁边,两进房子,上下客厅,地面铺的四方地砖,两旁宽敞明亮的房间,上有顶板下有地板。1949年以前,六祖父就带着家人去了苏南生活,他本人在苏州电报局工作,成了自食其力的职员。六祖父生

有六子三女。他的儿子中间,有两个参军,一个成了军医,一个进了军干校,分在总后勤部工作。六祖父于壮年时就远离家乡,也就远离了是非,他的子孙是幸运的。

祖父的几位兄弟中,许多成年子女都早早读书离开了家乡,进入社会并多有建树者,且很少有人再回来过。唯有二哥嘉勋的三子菊生一直在家乡,享受着祖产带给他的生活,当然也有着他本人的精明与孜孜不倦的努力,这就有了1949年以后巨大的反差。嘉勋的二子长生无后,由长子广生的二子汪曾炜过继,因长生夫人喜欢菊生的长子汪曾祺,就有了二人一同过继给长生,也就有了汪曾祺笔下的“派继与爱继”之说。汪曾炜1949年后一直未回家乡,任职沈阳军区医院期间,曾多次与高邮卫生局领导有接触,多次为家乡人医治疾患。他的故事,曾被陈其昌先生多次报道,今已103岁,仍健在。汪菊生自高邮第二次解放后,即带家人从镇江回高邮老家,以后长期在高邮十六联医院(后为城北医院)任医生。因家有田产、药铺、房产,成份高,并戴上了“帽子”,成了被专政对象。菊生是我祖父的侄儿,却与我祖父是同龄人。在“阶级斗争”的弦绷得很紧的时候,两人在街上相遇,却相逢不相识,形同路人。汪曾祺出了名后,汪曾祺家成了富矿,家族数代人,被汪研专家们深耕细作,研得透透彻彻。许多汪研专家在文章中,对汪菊生多有溢美之辞,说他聪明伶俐,多才多艺,1931年高邮发大水期间,多有救人捐物捐款之举,他名下的药铺在敌伪时期也曾为共产党作过贡献。当然,这些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,是抵不了财富所带给他的罪过的,菊生在高邮的后人,也因之受苦不少。

汪曾祺于1991年9月底第三次回家乡时,曾手书一诗赠予我父亲汪连生。诗曰“汪家宗族未凋零,奕奕犹存旧巷名。独羨小爷真淡泊,临河闲读南华经。应小爷命书曾祺”。1995年,拆旧建新,汪家巷汪家大院及汪家祠堂和周边的一大块地被拆迁(包括了六祖父家的老宅,汪长生家的老宅),新建了名曰“汪家小区”的几幢无电梯住宅楼。奕奕犹存的旧巷没有了,外地的汪家人再来高邮,只能参观气宇轩昂的汪曾祺纪念馆,顺带着拜访局促一隅在纪念馆旁的汪曾祺的弟弟、妹妹一家了。

时代的变迁,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计划生育制度的强制推行,许多人丁兴旺的家族已悄然坍塌凋零,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如今,再提这些往事时,真觉得我们是幸运的。多少年来,和平之树庇荫着我们,改革开放后,生活有了质的飞跃,这是时代与社会的进步,也让我们能从从容地追思往事,赓续家风。正如汪曾祺在高邮家谱序中所说:绳其祖武,不坠家声,清白为人,永葆令誉,各尽所长,以利於邦国,瞩望来者,其共勉之。

掸尘

□ 张传界

的老屋都是木格子窗,窗扇小、玻璃格子多,再加上平时擦得少,玻璃早已被灰尘沾得模糊不清。先用湿抹布擦,然后再用干抹布一遍又一遍地擦拭,父亲并没有厌烦,而是耐心细致地擦拭着每一片玻璃、每一扇窗户。

我和哥哥将家中的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统统搬到院子里,然后找来一只大木盆,盛满热水,拿起抹布蘸水抹,接着再一盆接一盆地换水,仔细地擦拭着。对于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污垢,我们也不放过,用抹布反复擦拭,直到光洁如新为止。擦好的凳椅、锅盖啥的,放在阳光下吹晒。虽然擦拭凳椅只是力所能及的活,但我们哥俩充满了成就感。

过去农村经常停电,罩子灯家家户户必备。罩子灯点的时间久了,玻璃罩子就会被熏得黑黢黢的,点起来灯光就显得暗淡,因此罩子要经常擦拭。擦玻璃罩子最好选用报纸,小孩的手比较小,刚好能掏得进罩子里,粗糙的报纸擦在罩子上“嚓、嚓”地响。玻璃罩子很薄,稍有不慎

就会磕破玻璃。玻璃碎了倒是小事,手弄破了麻烦就大了,所以擦拭起来要格外小心。倘若玻璃罩子擦得不太干净,还需要用嘴往罩子里哈几口气,这样擦拭过就格外亮了。灯罩擦好,小哥俩早已成了小花脸,我们相互望着对方,一个劲地笑。

拆洗被子是耗时间又费体力。过去的被子都是棉花胎,被面和被里都是用线与棉花胎勾缝在一起的,先要一根线一根线地拆开,将被面、被里洗干净晒干了再勾缝起来。洗完后的床单、被面、被里晾在绳子上,在阳光下被风吹得鼓鼓的,像一面面彩色的旗帜,人走近了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。傍晚时分,母亲一针一线勾好被子。晚上干净的被子盖在身上既暖和又舒适,身体就像被阳光抚摸着似的,被窝里尽是阳光的味道,当然还裹着那一股浓浓的母爱。

掸尘后,家中的每一个物件都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在掸尘的忙碌中,一家人有说有笑。父亲会向我们讲起他小时候过年的趣事和他的苦难生活,母亲则念叨着新一年的计划。我和哥哥在一旁静静地听着,感受着这份浓浓的亲情和家庭的温暖。掸尘,让家窗明几净,空气似乎都干净了,也让一家人的心贴得更紧了。

且插梅花醉流年

□ 陈祥

喜爱花鸟虫鱼、穿金戴银,如今只是寻常之事,可在少年时代,极易被上纲上线。

小学四年级时,突然间,界首小镇上小伢子流行戴一种塑料玩具手表。对此,班主任、语文老师周尔照生怕出“修正主义”,将我一位女生(她叫杨跃光,当时她母亲为供销社售货员,可以借此查到手表的产地、价格等来龙去脉)叫到老师办公室面授机宜,教导我们“拿起笔杆作刀枪”,写一张大字报——《这种手表戴不得!》……

少年的我很害羞,尤其是与一位女生共同执行任务;但,师命难违。月黑风高,我像电影里的一位地下党,只身闪到镇中心大井旁的阴暗角落,小心脏扑咚扑咚,俄而,竟化为鼓点铿锵——“东风吹,战鼓擂,现在世界上谁怕谁?不是人民怕美帝,而是美帝怕人民……”觑见四下无人,我怀着“红小兵”小将的无比勇气,迅速将大字报贴在大井东侧的宣传栏上,光荣地完成了老师布置的“反修”特别行动。(大井,界首镇一口著名古井,水清冽甘甜,居民喜在大井汲水洗衣洗菜,乃小镇舆论中心。)

“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!”当时周尔照老师教我们写批判文章,常用到此句文言。我们并不知其深意,只觉摇头晃脑念起来,有点滑稽、有点好玩,振臂一呼,竟有莫名的冲动与快感。其实,小镇的少年对口诛笔伐硝烟弥漫的文字并无多大兴趣。有些种子与生俱来,深埋心底,悄然发芽——没有鲜花与情歌的岁月,我们久旱的“花心”竟开出了奇异的花朵。

首先从一棵菜心开始。进入腊月,黄芽菜成为小镇寡淡餐桌的日常。挑一棵紧实的黄芽菜,一层层剥去青叶,最后剩下拳头大的鹅黄菜心。我从碗橱里找来一只小碟子,倒上清水,滴下几滴红墨水,将菜心立在这抹红韵里,然后静待“花”开——看雪白的瓣尖一天天被染上颜色,最后,菜心顶端的缝隙里,终于探出猩红的嫩芽,如破萼的红梅……小小少年,心里乐开了花,却无端地、快乐地来了句: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!

花影伴流年。那时,界

首小镇的冬日异常清冷枯燥,许多花花草草不待寒风呼啸,早已凋零于荡涤“封资修”的浪潮中。匪夷所思的是,小镇少年的寂寞“花事”,忽在某个寻常的冬日暗流涌动,花影绰约,争奇斗艳……

商店里向来少人问津的白蜡烛居然畅销起来,与之呼应的是,一棵棵“永不凋谢的蜡梅”,在小镇少年之间兴奋得手手相传。

这缘起我胞哥的同学曹志乡。曹志乡家的纸扎店,在界首镇首屈一指,纸扎的兔子灯、鱼灯、龙灯、走马灯等种种灯彩栩栩如生。曹志乡对裁纸、扎架、糊裱等精细活耳濡目染,心灵手巧,很早就成为父母的好帮手。一日放学后,曹志乡约我胞哥到他家,说要传授他刚发明的“蜡梅树”——曹志乡拿出一根虬曲有姿的枯树枝,将棉花捻成细条,一一扎在枝桠凸起处和枝头,那些地方,是要“开花”的。曹志乡将几根白蜡烛融化,添加黄颜料搅匀,用玻璃试管圆钝的一端,轻轻蘸进蜡油里,提起时,试管底部便裹上了一层薄薄的蜡膜。接着趁热,把蜡膜点在枝头的棉花上。蜡油一碰到棉花,稍稍浸开,就凝成薄薄的花瓣,一朵小小的蜡梅宛然绽放在枝头。如此,一遍遍蘸蜡、点花,直至黄澄澄的花朵,疏密有致地缀满枝头。(曹志乡界首中学毕业后,报名参军,后转业至高邮县粮食局车队,下岗后自谋职业,创建了“秦朝牛肉”品牌,深受邮城市民好评。)

自此,小镇花影迷离。少年们蠢蠢欲动,拥有一棵自己亲手制作的“蜡梅花”,成为小镇少年朴素而可怜的理想……

“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!”余用文言欢呼——一棵带着我手指余温的“永不凋谢的蜡梅”,终于在一个寒冷寂寞的夜晚热烈开放!

荒烟蔓草的岁月,花影阑珊。那些朴素心意开出的花,是风霜中伸展的倔强,是严寒里传递的柔情。无论是菜心染就的红,还是蜡油凝成的黄,都已在心田生了根,不随岁老,不向霜折。

寒风萧萧,飞雪飘零……还有什么能阻挡,一朵花在心深处的盛开呢?

儿子送我的年礼

□ 陈治文

我,笑着说:“爸爸,给您的年礼。您看看,喜欢吗?”我接过来,沉甸甸的,连忙拆开一看:啊,是四本书!一套全四册,冯骥才小说集《俗世奇人》!我又惊又喜,顿时爱不释手,幸福感满满地涌动着心头。

我平生最大爱好就是买书看书,在自己老屋和儿子新居,都藏有我平时买的许多书。儿子买书作为年礼,这年礼还真合吾意,当然开心地笑纳了。

儿子问我:“爸爸,快过年了,您希望给您买点什么年礼?”我说:“不需要买什么年礼了,生活很满足,天天都是过年哩!”儿子又说:“要不为您买件衣服或保健品什么的。”我一听,连连摆手:“都不需要,你的孝心我心领了。”我继续说道:“过年礼品,我是真不需要。穿的,衣橱里满满当当,春夏秋冬四季有多套可换穿。至于保健品,我不太相信;一天三顿,有荤有素,吃得很舒服,营养足够了。”“那,买点什么呢。您一不吸烟,二不喝酒……”儿子显得有些为难。我一笑了之。

没过几天,儿子下班回来,兴冲冲地将一快递递给